



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

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

书号 1876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76,6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2}$ 插页 2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3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目 次

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	中本高子 (1)
母亲們站起来了	松田解子 (5)
——記第九届日本母亲大会	
九人同心	鹿地 亘 (26)
——“尺別”通訊	
与論島海面的海上大会	金亲 清 (58)
不祥的黑艇	村中利行 (87)
沉重的海	中里喜昭 (92)
美軍基地包围中的首都	中本高子 (97)
还我冲绳!	大木 进 (103)

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

中本高子

从朦朧的睡梦中醒来，爬起来一瞧，已經是十月二十一日了。天空似乎是要下小雨的模样，但我的勇气十足，热血沸腾。我迈着輕快的步子走出家門，搭乘临时加开的电車，車廂內已經挤得滿滿騰騰，簡直是沒有立錐之地了。参加的人大都是青年。車中，充滿了自己人那种团結的感情，“到橫田去！”“到橫田去！”的急切心情結成了一个共同的願望。一处响起歌声，处处都情不自禁地和着唱起来，《保卫和平》、《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和《国际歌》等等，一支接着一支。

举行今天这个“十月二十一日橫田群众大会”的呼吁，是阿部行藏等十位先生在九月二十日发出的。他們号召：

“我們要集合在东亚最大的美国核武器軍事基地之一 东京都轄区内多摩的橫田基地周围，举行阻止核战争、粉碎‘日韓会谈’、反对在首都区域内設立导弹基地、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群島、撤銷軍事基地、保卫民主主义和人民生活的全体首都人民总奋起大会！”

听到这个号召以后，共产党的各个基层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的各个班組織、和平委员会的各个支部等，分別在各个地区，尽一切努力同各个民主团体、工会等单位結成了共同斗争組織。

直通电車到达福生車站，各个团体就从車站前面的广场

朝着会场多摩川的河滩进发。在多摩川河滩上，从昨天夜里已经成立了夜班组，在羽村堤堰那一面的草原上，有中央区的民主青年同盟四百多名盟员，搭起帐篷，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举行了前夜的祭典。多摩川桥下，有“保护生活与健康之会”的人们开设了通宵小吃店。

聚集到这里的人们，围着中央的讲坛，挤满了辽阔的河滩。大家好似都已受到过去的斗争和风暴的锻炼，脸上一派充满信心和力量的神色，看上去是那么雍容大方而又沉着干练。里面还有几个携带着儿童的父亲。青年虽说是占大多数，但中年甚至已经可以称作老年的人们也来了。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妇女。红旗、蓝旗、浅蓝色旗和标语牌，森林般耸立在头顶，表现了各个民主团体、共产党基层组织、地区委员会、民主青年同盟、学生、工会的各个支部的气概，使人们回忆起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时的情景。标语牌上写着“全面裁减军备！”“美军从日本、从亚洲滚出去！”“粉碎‘日韩会谈’！”等词句，给人以比活生生的言语还深刻的印象。

工会方面有全日本自由劳动者工会、全国金属工会、全国自由交通劳动者工会、首都教育工会的各个支部，全国电气通信工会、首都职业工人工会的一部分职工和印刷等系统的人员。看到这些从开展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时候就非常熟悉的旗子，就更感到亲切而泛起了同仇敌愾的感情。

近者从神奈川、山梨、郡马、茨城、千叶、埼玉等县，远者从长野和新潟等县，也有很多人前来参加。

正从会场后面的土壩往下面了望着，忽听身旁有人说：“这简直是川中岛之战^①啦！”空中，有日本广播协会的直升飞

① 川中岛在长野县境内，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曾数次会战于此。

机在盘旋。

合唱团的歌声宣告大会开始，已經将近十二点了。讲坛上，阿部行藏实行委员会主席的开会詞，有力地响彻四周：

“今天是全国采取統一行动，全世界都采取統一行动的日子，我們要获得成功！”

下面是来宾致詞，讲话的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煤矿劳动者工会进京代表团的代表和朝鮮侨民总联合会的代表等。

紧接着就开始宣讀賀电。来电者是岩国、福岡等全国九十个主要基地附近的人們和关西大会。国外拍来賀电的有世界和平理事会、法国、中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一天，在法国有十一个省份采取“为爭取和平与裁减軍备的世界統一行动”；据說印度尼西亚早在十月十五日就采取了共同行动。

最后，通过了大会宣言和递交基地当局的抗議书，全体与会者就开始示威游行。

一路由一号門前面沿着基地的柵栏从南側繞行，奔砂川町的西端；二路前进到一路的中途停下来；三路則从基地北側繞行；这样，由三条路綫来包围横田基地。从多摩川的两座桥旁边涌出来的游行队伍，把日本人民的自豪感飄蕩在高高举起的旗帜上，迈着充滿信心的步伐，走向神圣的、崇高的战斗。燃烧的旗帜、高昂的歌声，蘊含着日本人民坚貞不屈的精神。大家都不焦灼，不受挑撥；那悠然前进的旗帜和人的浪潮，竟使得配备在中途路上的几处机动警察队无法下手。

基地里边，从一早就沉靜异常。除了巡邏兵以外看不到半点人影，无数架飞机都靜悄悄地停着。只是在大会开会过程中，有一架美国直升飞机，在会場上空頻頻地盘旋。基地內的广大面积，究竟有多少呢？站在全长一万两千呎的跑道北

端附近，只見南方雾气蒙蒙，一片模糊。横田，主要是轰炸机基地，最近流传着一种在基地内可能有原子弹仓库的说法。这隐藏着发动灭绝人类的核战争阴谋的基地，对日本人来说，不就是愤怒和憎恨的目标么！

我先到三路那边瞧了瞧，远方先头部队的旗帜行列已经是影影绰绰，看来很小了。一列蜿蜒前进的长长的队伍包围了基地的北侧。

一点四十分刚过，当各路队伍把基地团团围住的时候，以焰火为信号，一齐高呼：“粉碎‘日韩会谈’！撤销横田基地！美国佬滚回去！”这十万人的呼声，蕴含着百万人、千万人的呼声。看，这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

绕到一路这边来，听到这里也正在高呼口号，震撼着基地。一路的前端是总指挥，后面跟上去的长长的队伍是各个大学的学生和民主青年同盟的人们，还有数百名高等学校^①的学生，再就是三多摩、神奈川、长野、新潟等县和工会的各个行业组织了。

这一路在完全包围住基地以后，在砂川又开了一次大会。砂川，现在已经成为反对基地斗争的故乡了。黄昏时分，在町政府门前的广场上，示威游行队伍的二、三万人和砂川反对基地斗争同盟的人们互相保证要坚持斗争到底。

永远值得纪念的“十·二一”！这一天，日本人民继伟大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之后，又揭开了光辉历史的新的——一页！

（原载 1962 年 10 月 28 日《赤旗报》）

李 芒 译

① 相当于我国的高中。

母親們站起來了

——記第九屆日本母親大會

松田解子

近些日子，從廚房的垃圾桶，到物價上漲，到核潛艇……把我們做母親的頭腦也塞得滿滿的。對這些問題將要加以討論並解決的第九屆母親大會，今天就要開幕了，這使我們的心情異常振奮。

今天，八月二十一日，跨進電車，到站下車，一路上只見車廂里坐着的，車站上走着的，到處都是五個一群、十個一伙的母親們。她們胸前戴着各色飄帶制成的符號，上面寫着縣名和團體名稱。不問可知，她們都是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今天大會的代表；其中大多是中年的母親，但也有不少是今明年將要成為母親的年輕婦女。有的手里搖着團扇，上面寫着“第九屆日本母親大會”或“松川無罪”四個字；她們大都帶着一個大型手提包。有一些看來好像是附近各縣的代表，今天早上好不容易趕到上野或東京車站，拚命趕，唯恐誤了十點鐘開始的小組會。此外，也有一些手里拿着小提包和飯團袋子、拉着小孩子的東京都的代表。

到了目的地——茶水車站，走出剪票口一看，學生們拿着

“母亲大会小組会会场”的地图，分三四处站着，等母亲代表們走近他們，就把地图給代表們看，并一一指点。“謝謝你。你是哪个学校的呀？”“明大^①的。”“謝謝你啦。”——代表們点头致意。可是学生們只是不好意思地搔搔头皮，这副神情似乎是說：“做这么点儿应该的事，还值得道謝么！”

可是，这毕竟是应该“謝謝”的呀！指引道路，这对我們是多么重要的帮助呀！

从車站到明大的路上，一时被母亲們的行列点綴得五彩繽紛。服装的顏色，罩衫也好，裙子也好，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可是她們的步調却有些相似。母亲們匆匆忙忙地走着，很稳重，毫不慌张——这是由于自信，还是出于决心呢？

决心，是对誰的决心？是对什么問題的決心？

前一天（二十日），大会实行委员会从早上討論到半夜，那种頑强坚决的情景，浮現在我的眼前。

一定要以母亲們寬闊的心怀，

宏大的胸襟，

坚定的决心，

团結到底。

那末，我們作为日本的母亲，

日本的人民，

为了保卫孩子們的生命，

从明天起，应当做些什么呢？

讓我們明确地提出来吧！

大会实行委员会委員长河崎夏先生以这样一段开场白开始了实行委员会的討論，可是当議題进行到“当前問題”的“和平”一項时，遇到了困难。有的委員提出，和平問題应当从美

^① 明治大学。

英苏三国締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問題，以及“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試驗”这一点談起；另外一些人认为，实行委员会应当努力抓住当前更实际的問題，对于日本的母亲們面临的核潛艇以及其他危險，母亲大会應該立即提出警告，认清敌人，展开行动。大家討論了好久，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母亲們寬闊的心怀”、“宏大的胸襟”，以及坚韧的耐心，終于克服了这个困难，初步明确了“当前”母亲們“坚定的决心”所指的方向。在今天(二十一日)的专题會議上，这个問題将会进一步得到明确，在明天(二十二日)的全体會議上，一定会更加明确起来。

今天(二十一日)，以“儿童”、“生活和权利”、“和平”、“母亲运动”这四个問題为綱，分成九十個小組会进行討論。参加小組会的一万多位母亲們，将实事求是地討論一年来她們是以什么为目标而展开活动的，都有了些什么收获；通过討論，必須使問題明确起来。

人行道上的一排篠悬木，被炎暑烤得发焦。路上絡繹不絕的母亲們，額上滲出晶瑩的汗珠。

来到作为专题會議第一会場的明治大学正門，只見这里群集的母亲們熙熙攘攘，异常活跃。从前院到校舍深处，到处都是母亲代表：有的在領取入場券和大会資料，有的在登記午飯。从一楼起，各层楼到处都是小組会会場。为代表們引路的年輕母亲和学生們，个个忙得汗流滿面。

另一个专题會議会場——法政大学——的盛況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法政大学討論的，是“儿童問題”方面的二十来个議題。在明大这里討論的，有“妇女权利”、“和平”、“母亲运动”等三方面的七十来个議題。

“核潛艇問題在哪里討論?”

“和平与全面裁軍問題在哪里討論?”

“婦女权利在哪个房間?”

“‘松川事件’、‘白鳥事件’^①在哪儿?”

“社会保障在……”“‘日韓會談’在……”“群众宣传工作在……”“喂，日本獨立問題在哪儿?”“家庭民主化問題在哪儿?”

費了很大勁，大家才赶到自己要参加的專題小組會場。象客滿的電車一樣擠得水泄不通的走廊和樓梯，到了十點鐘就頓然安靜下來。

第三十六會場是“基地、自衛隊、核潛艇”的小組會。在这里，我突然遇到了“松川事件”被告菊地武的太太；同一事件的被告加藤謙三的太太也來了。她們兩人抱着小孩站在會場後面。在她們近旁，有身穿白短褂黑裙子的旅日朝鮮婦女同盟盟員。粗略估計一下，會場上大約有二百人。走不進會場的母親們，從門口一直站滿到走廊里。主席和助理人員站在講台上，背面是黑板。在地方上從事活動的積極分子，站在她們近旁的入口處，馬上轉過臉來朝我微笑致意。這些母親是在同一地區，辦托兒所、反對報紙漲價的伙伴；進行反對“安全條約”斗争時，她們做旗子，提着燈籠，每次都跟大家一齊出來活動。這個月的月初，她們參加了在廣島舉行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回來之後，又接受了籌備這次母親大會會場的任务，做了很多無名英雄的工作。在这里恐怕有許許多多這樣的母親活動家，她們在比東京困難很多倍的地方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現在開會啦!”

① 指1952年北海道札幌的警備科長白鳥一雄被暗殺的事件。事後美日反動派誣指日共黨員村上國治為主使者。村上至今還被關在獄里。

主席的話音和群众的掌声刚落，首先举手发言的是佐世保的代表。

从两旁的会场和各层楼窗传出来的掌声停息下来，佐世保代表的发言便清晰可闻了。

二

参加母亲大会专题会议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和平问题的专题会议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而讨论主要是集中在美军基地问题上。

以内滩、妙义、富士、砂川、百里原、横田等处为首的美军基地，为数达到二百以上。身受基地灾难的母亲们声嘶力竭地控诉着。

第九届母亲大会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由佐世保代表带头发言，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黑色潜水艇”的问题。

现在把大概的情况记述如下。

七月二十七日，佐世保一个码头工人亲眼看见“黑色潜水艇”以后，面对这个危险，母亲们认真进行了讨论。

在神户，美军一边在埠头周围修筑连战车都能通行的军用马路，一边把涂掉了号码的“黑色潜水艇”开进港口。在这里，也掀起了抗议的活动。

在高知也是如此。这里，驶出港口的渔船也发现“黑色潜水艇”在它们前面航行。说起来，今年春天，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到这里的时候，曾同军官们来看过这个港口。美军在室户和足折崎也设置了雷达基地，并且在基地前面设置了实弹射击的打靶场。高知的代表说：“……不管他们订什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看起来我们也是不能麻痹的。美国正在象这

样一步步加紧制造战争危机。因此，我来开会以前曾和大家谈过，为了保卫孩子，必须把美国人赶出去，赢得真正的和平和独立。”

静岡县的清水港，情况也很紧急。驻扎在富士山麓的美军，想把这个地方作为登陆演习的专用港口。现在全县群众正在纷纷议论，阻止着这个阴谋。

北海道也很紧急。函馆驻着自卫队的师团，四郊都是打靶场。那里是农业区，一个月要搞几次实弹演习，每一次都发下通知，让大家传阅。函馆的一个年轻的母亲说到这里，又补充一句：“……这件事，大家希望母亲大会一定要做出决议，加以反对。”

人们这样讨论着，“黑色潜水艇”和军事基地作为一个整体，涌现在与会的每一个人眼前。

长野县的松本机场，原是自卫队的基地。县政府当局借口要兴办游览事业，把这里改成机场。但据实际调查，利用这个机场的，一个月仅有三十八人。看来，不知什么时候也会变成美军基地！长野县年轻的母亲代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内心的不安。

那么，东京附近怎样呢？昭岛、横田、砂川等处，拟定了防音装置等等的预算，左一样右一样地募捐，把母亲们的钱包都给刮光了。孩子们被基地的噪音吵得简直无法学习。……

昭岛的代表说到这里，停顿下来，兀自坐在那里唉声叹气。她的心头大概萦绕着辽阔得望不到边的砂川、横田基地的景象以及美军营房里那些家伙的丑态——他们正在“接受训练，以备一旦有事，他们自己好逃回美国”。

这时，不断有人举手要求发言。长野县年轻的母亲代表又一次站起来讲话。她说，现在从办托儿所直到基地问题，都

要求我們作母亲的坚持团结，可是，长野县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我们是坚决反对分裂的，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这些属于原先就有的长野县母亲联络会的，这次来参加大会，都戴着黄色缎带；分裂出去另外成立了一个组织的人们，戴的是粉红缎带。我们原要求大家参加这次大会时至少应该把缎带统一起来，采取共同行动。……”

这位代表几乎是在哭诉着，她的胸前飘动着黄色缎带。全场二百位母亲心里泛起同样的想法：这次大会必须坚持团结，绝不能让这些年轻的母亲为分裂而感到难过；绝不能给那些迫不及待地希望大会分裂的人幸灾乐祸的机会——这个决心激荡着母亲们的心。佐世保的代表刚才曾说过：“池田首相说：‘先让核潜艇开进来，然后再看一看社会舆论’……”池田首相说这话的时候，核潜艇事实上已经开进来了。

面对着这些家伙，难道日本的母亲运动可以“分裂”吗？日本人民可以“分裂”吗？

前不久，在广岛举行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时候，这些家伙也恨不得制造分裂。正因为如此，当社会党和总评的一部分人退出会场，去组织另一个集会时，他们才那么兴高采烈地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大肆宣传，对自始至终维护团结、做出正确决议的一万二千名代表任意攻击谩骂。

在这方面，母亲运动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在运动初期，他们把母亲大会宣传为仿佛是感情脆弱的母亲们流泪诉苦的场所。这还不去说它，随着会议次数的增加，大会上就频频讨论母亲们日常的要求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于是他们竟谣传这是赤色分子召开的大会。对这些风言风语，母亲们的回答是：“假如干正当的事情就叫赤色分子，我们倒也情愿被人这样称呼。让我们鼓起勇气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吧。”

这样的道路只有一条：“母亲們生下了孩子，就要撫育他和保护他。”这是母亲固有的道路，也就是出发于母亲运动的根本原則的道路。为此，对于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危险——美軍基地和日本政府重新武装的政策，决不能漠然視之，一定要站起来进行撤銷基地、反对重新武装的斗争。要实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团结自己的伙伴——我們一直在学习这一点。长野县年輕的母亲发言，归根到底不就是使大家越发加强维护团结的决心么！

在这个小組会上，每有一位代表站起来发言，必定要揭露一艘美国核潜艇或一个美軍基地的情况。通过这些发言，代表們認識到一个重大事实：战争危险已經遍布整个日本和各个港湾。而且这种危险不会只限于日本。在“进驻”日本的美国核潜艇和装載氢弹的 F-105D 型战斗轰炸机，都是准备去襲击某些国家的。那些被当作襲击目标的国家，不是也有母亲，也有孩子嗎？这个问题进一步浸透着每个与会者的心。

这时，一个穿着白短衫的母亲突然举起手来。要求发言的是旅日朝鮮妇女同盟盟員。在主席的招呼 and 全場贊許的掌声中，这位代表走上了讲台。她恳切地介绍了她的祖国——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現狀，还說明了即将和与美国勾結的日本政府进行“日韓会談”的南朝鮮的現狀。当北朝鮮正以千里馬精神进行祖国建設的时候，在南朝鮮，美軍建立的基地已达四百个，由于美国資本的侵入和剩余物資的傾銷，每天都有失去土地和工作的人民餓死，有一位母亲，不忍看自己的孩子挨餓，甚至想服毒自杀。

但是，南朝鮮的母亲和全体人民一道，从深重的苦难中站起来了。美日統治者正在加紧与南朝鮮进行“日韓会談”。为什么他們要加紧进行这件事呢？与此相反，旅日朝鮮公民却

連往來祖國的自由也被剝奪了。他們的父母在朝鮮死去，只好燃起綫香，遙遙哭奠一下！……為什麼單單不許朝鮮公民享有這種自由呢？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這位朝鮮婦女代表還提到最近殺傷高等學校朝鮮學生的事件。她呼籲大家對旅日朝鮮公民爭取自由往返祖國的鬥爭給予支持。全體人員用長時間的掌聲回答她的願望。

這時，在會場門口，東京的代表“喂”了一聲，舉起手來。這是一位年老的母親。她精神抖擻地說：“听了剛才朝鮮母親的發言，我深深感到使朝鮮和日本的母親陷於苦難的，是同一個根源。用三十八度綫把朝鮮分開，和用二十七度綫把日本本土和沖繩分開的，是出于同一個勢力。這就是把沖繩和日本本土基地化，在日本‘進駐’核潛艇和裝載氫彈的F—105D型戰鬥轟炸機的那個勢力。我們知道，這不是別的国家，正是美國，而給美國統治者幫凶的正是日本政府。所以，我希望今天午後的會議一定要根據這樣一些確凿的事實，做出相應的決議。還有一個問題。——我認為‘松川’和‘白鳥’等陰謀迫害事件，都是美國在占領日本的情況下製造的。為了不讓日本成為戰爭策源地，為了不讓這類陰謀事件在日本重演，我希望務必請站在这里的‘松川事件’被告的家屬，在會上講一講話。”

接着，被告家屬菊地太太抱着孩子，在贊許的掌聲中走上前來。

“松川事件”是朝鮮戰爭前一年（一九四九年）的八月，在福島發生的列車顛覆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司機和助手二人喪了命。事件剛一發生，吉田內閣的官房長官就立即發表聲明，說这次事件有政治背景。于是，就把當時為着保卫和平和反對解雇進行鬥爭的福島國營鐵路和東芝、松川的工人逮捕了二十名；並在施以各種刑訊之後，誣陷他們為肇事罪犯。

当时美国置日本于军事占领之下，并企图在翌年发动侵朝战争；美国和执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政府互相勾结，制造这一事件，难道不是为了把保卫和平的工人从人民中间孤立起来么！难道不是为了对建国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即将赢得全国解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战争铺平道路么！这次事件中的二十名被告和他们的家属，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呀！十二年后，前年八月八日，仙台裁判所复审的结果，全体被告好不容易才被宣判无罪。可是，没有高兴多久，检查当局又向最高裁判所提出上诉。最近通告说，九月十二日将要开庭审判。从事件发生到现在，整整十四年了。“为了争取这次的审判最后宣判全体松川被告无罪，希望母亲大会对此做出决议。”菊地太太的发言结束后，立即响起了同情的掌声，长久不息，人们把菊地太太和加藤母子紧紧地包围起来。

刚到午间休息的时候，参加争取冲绳归还日本大游行的村口太太（东京涩谷的母亲代表）走进来了，脸色晒得黑黝黝的。“您的那段关于日本的二十七度线的发言太好啦！”“您参加了大游行，辛苦啦！”说着，东京的这两位母亲用力地握起手来。这时，经常跟她们一起参加新日本妇女会和地方支援活动的一位母亲代表也来了，她也是春风满面。

三

午间，我们同国民救援会的积极分子、“松川事件”家属以及在地方法上从事活动的伙伴们在隔壁的房间里一道吃午饭。这里是关于“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问题的小组会场。黑板上列出许多讨论题目，其中赫然列着“松川”、“白鸟”等专案。这里也一定会做出坚强有力的决议吧！